

永樂大典

卷二千九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 九真

神

詩文

宋虞倚專白堂集某神父母加封制朕惟某神之廟揭虔安靈
司境內水旱之柄凡有禱輒應封爵所盼不敢違其父母並終
慶美祥有自未也 某神加封制 朕惟今歲之早嘗詔郡國各禱于境
內之神厥既應答如響歲事以之不害于成有司以告封爵所宜加也朕
不敢新許應龍未潤某候官縣正忠二位神封侯制勅某神祭法曰能禦
大菑則祀之能禪大患則祀之矧廟食已久忠利及民可不載加衆封以
示崇報之意爾神像設維舊威靈並昭護境庇民厥績甚茂禱晴求雨有
感必通俱錫侯封用答神既而賴幽冥之相永臻安靜之休 候官縣正
忠二位神妻封制勅某神血食肇於有唐廟額賜於昭代暨乎近歲行暨
彌彰朕既嘉爾侯有庇民之功復眷厥配有贊成之美爰稽故實併錫徽
稱尚服寵榮益輝順助歐陽公集為將來裕享禮畢奏謝內中福寧殿并
景靈宮等處諸神表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清廟有嚴仲冬正序乃先時祭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

躬誦禮文。類真靈之集。俾容典之成。奉仰膺佳。既彌勵丹衷。胡忠簡公
奏議代福神張丞相奏乞加封歸漢神狀 右臣竊見本州有歸漢神
庇賴一方。自臣為州。水旱有禱。無不響答。年教屢登。輿鼓稱鳴。職神之忠
而褒崇未稱。臣不敢嘿。案閩中記。歸發迹於漢。至唐而顯。正元以後。爵號
益加。由龍驤侯。五封為湖德靈感王。國朝熙寧八年。特封沖濟廣應。論言
其在。自是迄今。雖數十年。未有加命。欲望聖明。特降睿旨。檢會前後封爵
更增顯號。以侈神貺。而福此邦之民。不勝幸甚。臣無任借越惶懼之至。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奏剛高奉集乞某奉邪神劄子。臣訪聞宣州涇縣六十
里內。地名周公坑。有女巫巫奉邪神。名丁先生。不知所起之因。一二年來。邪
道甚盛。一方之人。為所誑誘。焚香施財。略無虛日。去歲有姓李人。經從刑
司陳告。雖曾行下本縣。毀圻廟宇。而其徒利於所得。更倡神恠之事。群起
占護。縣亦無如之何。即目鄰比鄉村。往往食菜。結為邪黨。近因早暵。輒以
祈雨為名。聚集不逞之徒。率數百為群。持棒鳴鑼。遍行村落。穿屋而入。至
於鄰境州縣。亦有相應和而來者。竊恐小人無故。群聚別致生事。欲乞行
下本州。取為首者。痛治之。若罪不至死。亦須編置他州。以解愚民之感。消
亂於未萌也。華鎮雲溪居士集事神論 德業不修。法度廢缺。文章散逸。

永樂大典

卷一九五〇

綱紀不依。惟鬼神之事。使俾福祐者。其風正邪。系為木刀耕為食。未時分。利以身為職。不知報本。逆始。迎祈之理者。其風野至。固不足以埒世。而夫之野者。亦未可以為得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之功。與禮樂相似。幽明之道。不可誣也。故昔之人。雖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神明之事。未嘗不敬。洪範八政。王者之道也。三曰祀。文種九術。霸國之議也。一曰尊天。事鬼。祝鮀治宗廟。而無道之術。可以存孔子之所言也。攝牲既成。菜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之所是也。二子古之聖人也。其道全。其術正。其言不濫。於巫祝而記述者。此則鬼神之事。不可非。嚴奉之道。不可忽也。故古者天子諸侯。躬耕藉田。以為樂歲。王后夫人親蠶。公桑。以為祭服。事天地神祇。社稷宗廟。必誠必敬。無所不至。仁義之盡。至於貓虎。迎而祭之。以報其功。而况天地社稷。山川鬼神。有功之大者乎。當是時也。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疾疫不作。而無災害者。非惟淳德。孔明。民氣和。樂之所自。抑亦不失神明之心。而陰有相為。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社者土地之主。稷者農食之先。無土則食無自而生。無食則民無自而養。民國之本也。食民之天也。土食之母也。重民故重食。重食故嚴社稷。故天子有太社。王社。諸侯有國社。侯社。大夫以下。至於庶人。有

永樂大典卷一九五〇

二

置社。今自京師。迄于郡邑。莫不有社。穀春秋奉事。著在中。令嚴矣。太社壇。壇柱。柱帶帛。器。無朝廷。誠敬。精潔。所以交神明之道。周無懼於古之人。即色之下。殆或不然。壇墀所在。垣牆不周。局瑣不洗。平日則空踐。穢穢無所不至。事至則刺草。設席。跪起而奉之。攝牲。菜。盛。幣。帛。器。無類。不如法。君子不加意。小人不知敬。禮未及成人。已紛錯。誼汗。履。履。清。于。明。神。神。而。然。知。尚。非。所。以。示。眾。如。其。有。知。不。怒。不。謹。不。為。禍。災。斯。幸。矣。以。是。奉。之。而。望。其。報。不。亦。難。乎。今。陰。陽。未。扣。水。羊。為。珍。貨。食。不。早。人。誰。扎。疴。殆。非。盡。出。於。德。澤。之。未。純。或。交。神。明。之。道。有。不。備。者。弗。可。弗。思。也。按。周。謂。說。余。中。伯。元。父。論。原。道。書。院。祖。憲。堂。左。右。神。位。次。有。客。過。余。問。曰。原。道。書。院。何。昨。堂。山。長。於。祖。憲。堂。列。古。聖。賢。傳。道。神。位。尚。左。而。不。尚。右。羊。豈。於。禮。如。何。余。言。此。禮。不。明。大。矣。何。則。尚。左。無。足。怪。也。一。非。政。以。何。之。說。示。余。翻。謂。言。尚。右。者。為。非。欲。不。辨。析。禮。終。不。明。屑。遂。一。答。之。昨。堂。曰。聖。人。南。面。而。立。左。東。右。本。位。陽。也。右。西。方。金。位。陰。也。左。陽。為。乾。天。道。也。右。陰。為。坤。地。道。也。天。尊。而。地。卑。陽。左。而。陰。右。此。聖。人。參。天。地。以。立。道。也。愚。曰。五。行。圖。是。一。陰。陽。而。左。右。何。必。以。木。位。金。位。論。木。與。金。孰。尊。乎。孰。卑。乎。東。西。固。可。分。陰。陽。而。何。故。以。木。方。之。陽。為。乾。為。天。以。西。方。之。陰。為。坤。為。地。夫。坤。位。乎。西。南。者。也。固。不。可。考。

以西方金位為坤謂為賓之位若乾位乎西北者也安可以東方木位為
 乾謂為主之位乎且以記禮鄉飲酒賓主之位論西南之坤乃介稱賓之
 位西北之乾正是賓位非主位也如七以主左為乾為天而以尊主以有
 右為坤為地而以卑賓不惟左了乾坤方位抑恐失了賓主卑卑記禮
 曰賓主象天地也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夫記禮者非無見以賓為象
 天以主為象地也西北乃乾之位立賓於此故曰象天以賓為象天尊之
 也以主為象地自卑也亦非徒尊賓也賓者五禮之一禮之外賓主重事
 也禮也若敬而已矣以象天尊賓而以象地卑主此敬也賓禮也所以古
 人不曰主賓而曰賓主蓋寓天尊卑禮重之意今必外記禮之說又使主
 人以天自尊而以地卑賓敬何在禮亦何在耶記禮又曰主人者尊賓故
 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者接人以義者也臥坐於西北主
 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尊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西
 北西南皆是居右東南東北皆是居左其所以分賓主於東西左右者本
 文固已言之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氣也
 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成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仁氣也
 惟西有尊辰之義故主尊賓以坐於西惟東有盛德之仁故主不自尊而

水樂齋卷三十九百五十一

坐於東詳味此旨東尊耶西尊耶解堂日記禮所謂主人門而右客入門
 而左乃並行而入不越乎主左而客右也至於主就東階客就西階則位
 定矣客若降等如大夫為主士為客則不敢坐當正賓之位將就主人而
 侍坐為主入固解然後敢就賓階非為右尊而左卑也觀前義句雖有背
 經之意然分析不去故後一句含糊結之曰非為右尊而左卑也意曰大
 凡說經在明經旨今據其說記禮之言非為右尊左卑則是反以左為尊
 右為卑矣敢問右既為卑客因何不就西階豈客惡主人卑已故不就西
 耶况是降等之客豈亦敢爭長耶左既為尊主人因何辭客之就東階豈
 主人自尊卑人不容客之就東故辭之耶况辭至於固解豈略無禮賓之
 意耶禮經本旨恐不其然請按經旨明之夫客之所以不敢就西階者禮
 也西為尊嚴之位而已人降等則何敢不庭抗禮適當正賓之位主人所
 以辭客之就東階者亦禮也主人仁厚既尊賓於西則豈敢聽其謙退隨
 主人而東上無以客雖降等然非臣為所以主人固辭之後客復就西上
 也卑左尊右之意本自分曉安可含糊其說為此說者只緣後世習矣不
 察但見主就東階賓就西階將謂左為尊於右殊不知古人所以分主賓
 於左右者非自尊也賓尊賓也非重左也賓重右也且如朝廷臣見君之

禮宰相與百官皆由東階升降不敢由西階亦恐有如賓主正敵嫌疑故不敢就西升降惟就東也江西羅氏論此事備言西之為尊且舉班孟堅西都賦云左掖右平左東也東則為城若世所謂流道乃群臣所由升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為平不為城此與記禮客不敢就西階相類其說儘明世俗真迷雖儒者不省而居今及古舍經任意必以左為尊於右此則鑿稽鄙俚之說孫通矣記禮之言其可刊乎詳堂又曰三代所由由百世不容議者大廟東向左為胎右為穆穆尊於胎乎愚曰此說若是而非胡不考之朱子之言其曰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胎穆不以胎穆為尊卑者哉斯言且如周制文王之廟自始初為穆故武王稱文王為穆考武王之廟自始初為胎故成王稱武王為胎考至懿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孝王立武世室於三胎之上若專以胎尊穆卑為說則文王為岸武王為尊矣而可乎今必謂穆尊於胎其說恐礙朱子語錄又言古人廟堂正室西南隅為尊尊者居之神主在焉以與之尊居西南隅則又不可以西為卑東為尊也愚究觀詳堂之所以執說者無他祇是以老子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之說為據本夫老子此說見於佳兵章先之曰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此不過以左為陽主生故居貴左右為陰司殺故兵貴右又兵之

凶欲以喪之凶處之故繼之曰凶事尚右既曰凶事尚右故必曰吉事尚左如是而已但所謂凶之尚右猶有少義而謂吉之尚左則意義謂何正不妨言吉之亦尚右可也至言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則左右之卑尊輕重似亦未嘗不明也詳堂既執老子吉禮尚左之說又附益之曰是故軍禮喪禮則尚右吉禮嘉禮賓禮則尚左且謂亦必有道矣不知道惡在據說吉禮尚左人已未喻且愚攷周禮大宗伯所言吉禮自禋祀以下至祠禴嘗烝凡十有二皆祭禮也祭為吉禮而尚左則所謂神道尚右者非耶詳堂今又以賓禮尚左則東西階之尊卑易矣主惟自尊而尊不必在賓邪又以嘉禮尚左則懸冠位之尊卑廢矣况惟就昨而懸不必在客位抑所謂人道尚右者非耶此乃詳堂附和之詞未嘗言者失言甚矣不持此也又舉記禮天子拱而尚右有婦之喪且謂此為凶禮尚右則吉禮尚左明矣抑不知吉凶雖有異禮左右初無異尚拱之與袵同此禮也則亦同此尚也豈以吉凶分左右哉詳堂既知衣之右袵左周乎外與拱同義則是袵當右也拱亦當右也此常也非變也謂拱袵為當尚左乎如以拱為當左拱則袵亦當為左袵乎愚每讀記禮多所服膺至於此反覆沈潛未嘗不廢書而歎作而曰是非夫子之言也記禮雖是記聖賢言語不

可不信然其辨出漢儒之手先儒亦間有疑處此所謂拱之尚左直是後人猶襲老子之說假托其事於夫子昧者信之連者辯焉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世有識者必以愚之言然夫愚亦非主尚右之說求異於辟堂也自少竊疑近世尚左之習因歷攷禮經然後知右為前左為後右為順左為逆右之果尊而左之果卑也左右卑尊誰以易之况又地道尚右人道亦尚右鬼神之道皆尚右漢史武帝作左官之律音義曰人道尚右舍天子仕諸侯為左官左者僻也史以左為僻是亦以右為正矣夫公家禮祠堂園後四龍奉先世神主以西為上以東為次或問如何以西為上文公舉溫公書儀曰所以西上者神道尚右也此非以右為尊乎又冠禮圖釋記禮冠於阼黜於客位之義曰冠者筵于東序少北此即冠義冠於阼以著代者也少北者主人位在東序端辟主人也又筵于堂少西堂西乃賓客之位此即冠義黜於客位加有成者也蓋於嫡子成而尊之也若眾子則就於冠位黜成而不尊也夫成而尊者為嫡子則黜於客位成而不尊者為眾子則就黜於阼階右之尊於左無疑矣末又舉賈疏云必以西為客位地道尊右故也此亦非以右為尊乎如欲以左為尊敢更問前代以右文名殿昔賢以無出其右論人此之謂右尊耶卑耶夫謂之右文者

尚文也如武王修文偃武之類是也謂之出其右者尚其人也如爾相如位在廉頗右之類是也此又非以右為尊乎春秋左氏傳楚子伐隨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釋者曰楚夷也夷俗尚左如左社之類是也今以衣冠禮樂之國立祠堂以奉古聖賢傳道神位乃尚左不尚右獨何耶况又異端之非正者曰左道官職之降授者曰左遷為謀之非是者曰左計此即漢史音義所謂左者僻也今可以聖賢為左道乎亦可以左遷之乎其為謀也可謂左計矣辟堂揭示之文終曰學禮大學之道我輩不容不講究其真是學院諸父有學有識幸相與訂之曰左曰右何說為是何說為非何說為真何說為偽或有傳會辟堂言左山右之說者曰尚書傳所釋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而先賓後阼正是凶事尚右之義愚曰如此釋經已非矣讀經者不當援引其說而非者又非也夫大輅為玉輅非天子不得乘故陳於右綴輅為金輅或以錫同姓故陳於左分明是金輅於玉賓重於阼陳輅之禮合索如此豈可妄以凶事尚右為說况此說亦於經音未明本經自秋設黼衣以下乃是陳新君依物此時史未成服君臣猶皆吉服也至後篇釋冕反喪才是凶事不當便以陳輅為凶而遷就其說謂此為凶尚右其說之非一也又或引音傳釋王

永樂大典

卷二九五〇

麻冕黼裳由賓階降一節謂康王猶以子道自居不敢自為主也據所說直是一賓階降陌重矣愚竊以為未然夫古人以西為尊故康王由賓階降若謂王之升賓階猶以子道自居則太保上宗之升階豈以父道自居乎若謂王不敢自為主則太保上宗敢為主乎其說之非二也或并引書傳太保承介主上宗奉同瑁由階降及太史秉書由賓階降二節前謂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承奉符寶傳之嗣王有主道焉故升自降階這說已是傷於巧至後則着說不得但含糊謂太史將冊書贊王故與王接武升賓階竟不能說太史緣何自賓階升解亦窮矣愚謂此三臣者合與分別二升降一升賓底緣由據說太保宗伯承符寶傳之嗣王有主道焉何不思介主同瑁不過傳器物耳非若太史秉書則是承奉先王冊命以傳嗣若者視符寶豈不加重何獨無主道乎想亦謂王以子道自居其說之非三也此等說皆是惑於世俗所尚不曾講究得左右輕重之禮雖與曰護翻有破綻何在具釋經乎區區之愚不避晉越妄欲論于後之讀經者曰尚右古也康王為君故升右太保上宗為臣故升左此禮也亦分也若夫太史雖為臣而亦升右非重太史也重先王之冊命也惟冊命重於

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

六

介主同瑁故其升階異於太保上宗此不待費辭解釋於經旨自是分明世俗去古愈遠禮愈不明多是終以東為尊於西至又以此釋經其讀經者又皆承襲說件無能一正其非是可勝歎哉愚因或人傳會釋經之說不容不詳辨于此第不免併及於傳書者深惟惜妄取件前脩無所逃罪然於後之讀書者或不無小補云 附道一書院胡山長雲峯先生論左右 信原道書院祖憲堂神位尚左梅間余先生曰禮右為上山長何暉堂曰當尚左各為說以辨或以示余余曰夫禮以右為尚亦有左為尚者今所辨則神位也賓主位也皆當尚右無疑學制左學而右廟尊廟也廟之中左卑而右尊尊尊也大槩右為前左為後右為上左為下右為順左為逆右為尊左為卑以門則君出入皆由右左常閉以階則賓由右主人左以廟則神道尚右尊者位焉以賓主之席則人道尚右賓位焉余不復引禮經姑以辟堂所引易言之其言曰聖人南面而立左東方木位陽也右西方金位陰也左陽為乾天也父也君也右陰為坤地也母也臣也婦也天尊而地卑殊不知左東震右西兌後天方位也後天坤西南乾西北乾坤皆在右安得謂左乾陽右坤陰又曰主左而客右非右尊而左卑殊不知需上六下體乾故曰客觀六四變則上體為乾故曰賓始九

二上體乾又立乾故亦曰賓乾西北之卦也賓位也明夷下離上震曰主
 人賤上體離六二爻震曰遇主豐下離上震曰配主曰夫主震東離南東
 南之位主位也西北之乾專以賓稱而震東離南稱主者震離中有異也
 巽居主位不敢專專之者客也乾也畔堂以左主為尊且曰左尊而遠右
 卑而任東南之巽果尊於西北之乾乎乾果可謂之卑而任乎光明夷六
 二曰左股六四曰左腹豐九三曰右肱取象上下前後尤較然也明夷之
 二以初為左初在二之左也四以三為左三在四之左也豐之三以上為
 右以上者三之前也上又在前故稱右下又在後故稱左兵法右為前左為
 後亦此也且切學六藝中當明書法才右手也象形本作才才左手也
 本作才徐氏曰才位也右手之佐也古文只書才少後人加以口工為別
 今畔堂所書左右字頭皆作才是皆從左字頭寫矣左右之字不辨毋
 怪左右之義不明也明經者固不必察祭於字義余獨恨今之學者非惟
 經學之不明而且字義之不察故及之新安胡炳文謹呈唐柳宗元集道
 州跋昇亭神記云此作昇亭神象祠也古漢古邑土傳昇亭於上有
 昇亭在宋陵昇亭與昇亭同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初相傳且十歲
 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昇亭也

永樂大典卷三千九百五十

敦和于下州之罷人罷古及去亂即治變坤為謠若疑而起疾人位於尼
 二切平法岳若膝而膝麻音家膝音小切勝踴相視誰愛克頓既底于理
 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賦曰象之道以為子則依以為弟則賦君有
 鼻而天子之史實理五十五天子史之治其四以惡德而尊世祀始非化
 吾人之意哉命垂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王神王也公又
 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偏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欲非類左傳十
 句又曰淫祀無福禮記句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繼督貨賂而已
 也蓋將教孝悌教一作作去奇邪奇邪音居且曰俾斯人敦忠睦友祗爾信
 讓一作作屈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
 違吾待而史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待而攘之况斯人乎
 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煥其飢我有病痲公起其羸羸音重之
 醫曰即切公實智之螺狐孔艱公實遠之敦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美淫昏
 矣一作作德得我斯誓千歲之冥公聞其尸我子泊孫延世有孫宗元時誦
 水州通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
 明罰行于鬼神惶悚達于靈爽一無明無明其淫昏子不惟崇淫祀豈非類
 而已願為記以刊山石俾知教之首茅山續志神異記上之洪武二十有六

年春臣恭由華陽洞靈官知神樂觀凡八載蒙恩授今太常丞職任責如故

皇上以萬機之隙時召至

奉天門或使殿賜座錫燕者不一是年六月七日

宣詣奉天門上頌手言曰比朕病時感盧山周師仙送藥以濟我難追慶

皇妣在日謂言未主朕之先年夏五月一道士來化齋為設醮具道士云我有

一丸丹與餅餌之膏主其人隨於壺中探得一丸投之真諸掌以漸開華

其光如月服而昏之限至已夫道士所在其明平當震夙之時紅光燭天

異香滿室信哉禎祥之不偶也是後又一道士降寵白蘭陵晨以化齋來

一見

皇考謂曰公家有異人公好簡末主壽有八十三歲比命誤則不見其人矣已

而

皇考不及所期而崩後乃知其所徵在勅進之時為洪武元年既即位冬十二

月夢神人若真官狀極體自天西而前凡數神人導朕行見

上帝左右侍從悉真官衣一道士前致詞賜真人服二道士舉茶采芡主復其上

五色焜煌空中聲言善持守朕受賜禮謝而退神復西行去至朝天宮有

永樂大典卷三九百五十八

一人頂釜自西北而去後思之當是受戒

上帝與元君安備交代之日彼國言安備華言鐵釜云嗚呼詎知後來

邦祀所用故事樂舞生乃朝天宮道士也耶今茲朕病後有願仙進藥凡

此數事皆爾道家效靈于國家爾其識之且恭叩頭山呼萬歲壽畢仍賜

膳而退至是七月十七日召詣

奉天門賜親願仙詩所進藥一曰溫涼石一曰辟瘟丹其石如土微軟約

崇四寸廣故四之一其面玲瓏其背質朴其丹粉劑色如灰砂修如羊瑣

異香仿佛葛陽斯其應効之速不踰宿而沉痾遂酒然之去體也觀畢

上謂何物乃此靈驗且恭謹對曰此必願仙所鍊而然

上曰斯人草木食何侍此藥而鍊復謹對曰仙人真質已在仙洞遠體應世

而已安知仙境無此藥物今

皇天眷祐真仙進丹

聖躬為安實

宗社之靈蒼生之福也語畢叩頭而退居數日再召至

奉天門定選八月朔遣使詣廬敬行謝禮以九月朔致祭因賜觀

御製祝文并願仙傳及詩

上曰朕皆直達其事不事文藻臣恭對曰

宸翰帝王之文不尚奇靡自今願仙美名與天地同久者此文也使道門
千古流芳者亦此文也語畢

天類甚喜臣恭叩頭惶懼而退遂編次其事為神異記云揚子問神篇或問神
曰心請問之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惟其所潛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
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故問潛心于聖曰昔乎仲尼潛心
於文王矣達之達道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其始尸氣神在
所潛而已矣仲尼不達道心則是天神天明照知四方人以神氣而此
冥冥照輝四方人以潛心而深致遠探暗索德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以
精神度萬物各成其類人以潛心者此同異使務積養人心其神矣乎操則
存舍則亡人心如神變化無方操而持之則長存舍而棄之則道亡操而
不存則道義光大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存其精神
探幽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而無逆利物而無害和同
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至此滋然歸於一也龍蟠于泥既其肆矣惟聖知
聖惟能知能慈不如聖既不知能聖道不彰鮮慈既矣龍蟠木竹既其肆
矣既哉既哉慈觀龍之志也歎之古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

水樂齋卷三十九百五十

九

時潛則潛既飛且潛義無出處食其不忘形其不可得而制也與故食則
不忘有形而不可制也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美且曰龍以不制為龍聖
人以不手為聖人十者柱柱之角或曰經可損益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
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或
曰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加春秋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
矣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悉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
篇今五十九故曰過半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歎恨書序存獨不如易
之可非序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亦末如之何矣歎存則非
悉有所不夫數亡則雖聖有所不待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故以百為而酒
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未艾者漢與宋集之酒誥人亡一簡中者先師猶
依而空之今斯亡矣夏之書渾渾爾渾渾爾大商書澎湃爾澎湃周書重疊爾
不阿附也下周者其書蕪乎下周者泰言酷烈也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
易知與如五經之難解也曰不可天賦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賦而
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眾說邪或問聖
人之作事不能始若日月乎何後世之嗟嗟也曰替曠能然替曠不能齊
不齊之耳狄牙能滅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

永樂大典

卷二九五〇

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若于妄中
不妄言必有十言不能達其心者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倚言之解
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灑灑乎其莫之禦也 有所發明如白
日所照有所滌除如江河所滌灑灑成無能當之者面相之辭相遇除
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喁喁莫如言喁喁猶情情也彌綸天下之事記人
明遠著古昔之管管傳千里之志志者如書喁喁日所不見志志心所
不了故言心喁也書心畫也喁發成言畫成書書有文實言有文野二
者之未皆由於心 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
渾渾若流也順則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與何不能居世
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或曰淮南太史公
者其多知與焉其雜也曰雜乎雜不此也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
不雜東漢書光武告天地群神文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
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與
兵破王莽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
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叩金修德為天子秀猶
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會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唐師紀錄

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

十

州縣祈諸神文 刺史謹遣其官姓名敢昭告于某神爰以農畝久闕時
雨惟神衣此蒼生敷靈液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于某神尚饗 唐元
稹集吉會三陽神文 維元和十三年歲次戊戌十一月辛巳朔十日庚
寅通州司馬元稹謹用敬酒為州人告于會三陽之神國籍錫載者父傳
述通之威時戶四萬室耕稼斷繼謠謠湯溢屋閭珠玉樓稚升漆孝順子
孫庶能史卒軒然神功坐受嘉禾政或不虔人用不謚奪富撓豪軋窮後
疾弱者通播悍者憤佛饑饉因仍盜賊倉卒閭落焚燔城市剝拂人民遂
空焉不存一神居歟蕩神氣肅殿再完陋宮稍不容膝僅有羈猴無復芬苾
豺虎號繁廢幽宜屬是瘁人貪史珍物闌闌丘墟門戶萬筆神又何情
受人祈乞嗚呼網天軸地羅星走日水火災潤原隰生出古不獨如今不
獨屈化由人與胡不為率我貳茲邑星歲三辛熟視民病飽聞政夫自喪
守侯月環其七帶深力薄未暇纖悉都虛虛持先後排比附勞風俗簡用
紀律切不堪農虛不勝實乃勸居人大課是鉅人人自利若受鞭挞旋六
千里功旬半畢嗚呼教則人功理有陰陽農勸事時實信罰必市無欺奪
史不侵軼非神敢煩在我有術雷整雨枯蒸頽曝壽祥百禾呵屬四逸
非我敢知有神之吉惟我惟神各恤其恤神水是邪我非常扶繼我者誰

為神斯懷而享 吉畚竹山神文 鎮聞天好平施而持 累山嶽許其高崇
 聖王亦視之公侯不惜牲幣蓋以鎮定區宇舒貯風雲 毓樛樛林礎泊百
 載萬貨以滋養於人也至於蒙翳蒼羅息木完窟地蚺虎豹迎礙吞噬以
 遂其高傲堅頑之勢非天意也按通之載流神為名山大川且過邑屋而
 被道途然而不斫不礙不柱聚其軀蟠蔽弊道路將五十年矣實人力之
 不足於山也非神之過今天子新三叛之明年通民畢賦用其開餘夾津
 而南開山三十里為米平農種張本自十月李旬周甲癸而切半就郡司
 馬元植率僕屬置酒散以告于畚神曰過之邑居繞二百室一旦為神剪
 翦機戕射狼獾負六十里之地亦足為用乃於神神其戒哉敬用嘉祝祝
 曰為山輸力為民豐食原以萬億盡賦以埏報用恭稷滋用正直播布不
 殖淫厲不息風雨不式猴屨不止俾民無得將他山是禱棄神之域為神
 之羞永永無極神其畏哉尚享魏了翁鶴山集 告射洪廟文 惟王嘉師
 厥有常性道遠民散刑章以滋得情則矜矜實其審矧惟肯惟反惟內惟
 來罔默乃心將有不辜于哉惟王吉士則又異于民無恃而興無產而固
 今利祿之誘胡亦不然于澤受爵已喪所責其至說過會良謂人不知其
 將誰欺帝實臨汝某猥歷時某受王嘉師郵罰兼事既罔似慈會攝將漕

永樂大典卷三九百五十一

為王吉士謬職選舉有邦故謹曰教與刑茲惟何人敢去二事若曰使民
 以不寬士周佚道則卑見設聞所不敢必惟自靖自獻謹所不睹懼所不
 聞則昊天旦臨實鑒猷念神亦左右照知厥心尚以是自勉惟神沆保右
 之 射洪縣教江告射洪神文 射洪瀕江為縣比歲水失故道岸屢崩
 官寺民廬壓覆是懼徙避無所某自春徂秋三過其躬躬為相彼念非疏
 鑿故道以順水性過歲新流以除水患則歲一興築抗民之精而患固自
 若也民懼昏墊莫有固志殆猶行邁靡所止戾今不知援而止之是已溺
 之也於是物土慮材屬役賦文遊敬事之吏以督工作合一府之斥幣以
 給丁庸隨山濬川使故道既通然後築筠捷石以捍新流或謂其迂或哂
 其愚亦惟拯民是問消功俾賄不逞恤也吉日丁亥危事云始惟我有神
 真祀茲土敢用主薦以告事期惟神右之俾勿壞宋周紫芝太倉梯米集
 卷雪樓上榜告神文 王晉在吳忠勇蓋世西吞巴蜀北舉曹魏塊視老
 瞞等兒子戲削平中原空落耽耽廟食八朝以享厥祀暨我皇家口錫封
 位大江東傾王宮屹峙蛟龍蜿蜒海縮來會江神海靈冠劍奉祀宜有新
 樓以助燕喜雪浪翻空長江萬壑神告斯名我是用紀辭陋德隆弗配厥
 美于以告神實震而傳 元程鉅叔雪樓集 安吻告諸神文 伏以宮殿肇

新始安瑞吻神祇擁護用介鴻休穆卜剛辰式嚴記事伏願梯航萬國仰
京邑以來朝福祿億年保皇圖之水固藝文類聚齊謝祀祭大雷周何二
神文 大過在運小雅盡缺瓊鏡日淪金車未斬周主電斷神謨英冠正
國部奇風故雲散晉德如燧功資叶贊山無猛鷲時曠忠賢流玉于昆崑
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上國斬鯢中川紛紛凱入氣藹配天
梁邵陵王祭魯山神文 敬奠魯君之靈竊以首山鬱律表二叔之清風
趙國陸渾擅三公之靈迹北坂祠城流光夜起東嶺叢室甘雨晝零故能
徽應不塞介福無真金壇玉宇是衆妙之遊遊丹崖萃信靈人之馨像
霓裳孔蓋轉日車而競前駕象乘豹載靈旗而總集江妃漢女含睇來趨
湘娥洛嶺宜言在側鳴珮撫劍俠扉徘徊節陳字滿堂繁會莫椒懷楮
之歡傳已代舞之樂桂醞溢於羽樽蕙散盈於蘭藉既醉既飽景福攸同
不震不騰神保是格息哉之薦已畢慶報之澤攸光願化昌而俗阜俾多
祐之在稱同匪石之無轉欣滯穗之有年惟東皇兮戾止等南山而不壽
唐韓昌黎集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者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
告于界石神之靈此五字或作界石之神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麻
于人麻或作在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莫享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

永樂大典卷三十九百五十

織婦耕男忻忻術術是神之麻底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
齋潔以祀神其鑿之尚饗安之方作鑿茲 又祭竹林神文 維年月日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
子不以愈為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晨既劫於稼有苗盈
野而天不雨將盡糶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為饗國家之禮天地
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惠天之人不失其和方無祀于惠天下及有下字方
以周紀本 今按此人字雷為民字以避諱而用八字也下句曰人又無
罪何為造茲旱虐以罰也 方以周紀本在罰字下不是將俾尹者不
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初以化正其下閭無香惟腥神于惠罰無差施罪瘡
于尹愈身是甘是宜 神于成作神之雨則時降神無美其聰明永饗于人
無媿尚饗唐元稹集秋分日祭百神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八月甲
子朔十八日辛巳皇帝遣通議大夫行內侍省常侍賜紫金魚袋李某祭
于百神之靈朕奄宅萬有亭毒品類日月所照水思和寧上極于天下端
于地包山絕海窮冥入玄至于毛麟麟羽之神咸秩無文以祛不若秩序
始爾時將順成且報且祈用舉常祀罔害嘉穀以怡神蓋唐獨孤及毗陵
集祭吳塘神文 年月日朝散大夫檢校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獨孤及

永樂大典 卷二一九五〇

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吳塘神之靈山作靈鎮神實司之人作神主及
實尸之神非人罔以為祭者人非神罔以降福祥馨香不薦伊人之尤福
祥不降亦神之羞及剖符為邦今二年矣刑節謹度不敢怠違庶無罪悔
以奉禮祀祀未豐潔政或頗顯寔及之責非人之德惟神祐之俾大有半
今盛夏旱蒸五稼將枯田畝訴號靡知其辜神明豈不降鑒下土油然為
雲沛然作雨使萬人歡康百穀阜滋源我公田遠及我私我京我庾維萬
維德宜伊人粒神亦血食衆心顯顯非歲易望望之濟否惟神所相尚饗
杜牧集黃州准赦祭百神文 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
十三日丁亥皇帝御宣政樓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仁聖文武至神大
孝尊號于皇帝受冊禮畢御丹鳳樓因大赦天下刺史宜祭境內神祇有
益於人者可抽常所上賦以備具牧為刺史實守黃州夏六月甲子朔十
八日辛巳伏准敕書得祭諸神因為文稱讚皇帝功德用饗神云皇帝嗣
帝師天付前壬甲平生統大業慈明寬惠聖明文武或曰誅炁曰我父母
警彼嬰兒豈不可恕或曰畋遊苑大林深嗜味跳突十毛萬羽豹裂鵠擒
其樂無伍皇帝曰不匪我不知言豈假汝未撫四夷未考百度天地宗廟
未陳筮簋如寐未寤如庠未愈斥退狗馬來可以御或曰酒飲順氣完神

水樂齋卷三十八百五十一

首樂工習自祖自父瑤管補祐千萬侍女酬以脫箏助之歌舞富貴四海
不樂何苦皇帝曰不知聞四海蝗蔽田畝或曰亢旱或曰淫雨稚老孤寡
未盡得所聞一有是首不能舉乃拔後良乃登耆老夕思朝議依規約矩
詳刑定法深刻不取標揭典制酌之中古遠師太宗近法憲祖休慄思惟
不治是懼四國既平六職攸序黍稷稻粱嘔啞俯俸父子供養嬰兒撫乳
萬里齊俗實皇帝力緊眠而食同知其故皇帝乃曰予見郊廟嚴法物情
施五帝坐壇百神立站大原天蒐薙躬聖捧爵是懸海外天內戎狄蠻夷
奇服異祝伏于除外惟喜叫樂迴御丹鳳大赦四海改元會昌減論有罪
紀功嗣德搜剔幽林寒暑合節風輕雨碎殺溢陳因葛紫脂大東南西北
限岸疆紀無有頓憚得可及不識災害三事大夫邦伯諸侯曰皇帝德古
不能侔詠歌謠詠安能可稱百工庶人亦有聚謀拜章口呼願上大號神
聽天聞欲揚皇帝曰無功不可虛受慈請不已出涕叩頭皇帝不能止曰
予慙羞日因大放惟新九州不窮不詐不飢不偷有窮有飢實吏之尤予
實天吏許之有修約束教誠纖悉丁寧品類細律各當源流皇帝曰俞朕
肱耳目誠示竭乃寒暑風雨宜神是酬匪神之刀其誰能謀凡爾守土各
報爾望則其美哉無愛羊牛天下聞命奔走承事牧實遺遇亦忝刺史齋

永樂大典

卷二九五〇

喬揚陳淵谷臨陞視牲啓毛洗盥澤爵不妻下史銷羞具潔罔有不備衣冠待跪坐以假寐步其神宇踏足屏氣神實在前敬恭跪起詩不云乎皇天上帝伊誰云憎天憎罪人天可指視止殃其身豈可傍熾刺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塞可及妻子無作水旱以及閭里皇帝仁聖神祇聰明唱和符同相為表裏黃治雖遠黃俗雖鄙皇符視之近遠一致洋洋在上實擬人紀無負皇帝自作羞愧月惟孟夏日惟辛巳實神降祉神如有言我答皇帝寒暑風雨其期必至瘥癘水旱永止徧爾為官人勉其爾治某敬再拜流汗露地家景文公集祭收地神文馬步之神古頌為政歲舉常祀今校人謹職出牧于野豈草美泉飲龍自如勿天勿傷宜神為庇伴倍且才無為神懇尚饗黃亞夫伐檀集祭諸神文九月日祭于金山風后之神生為豪傑而死為明神福此方之人而食其祭某今年春米守茲土四方或大水或饑或疾疫至於死亡流離凡陝以西之民無有一於是非神之力而何敢以物報尚饗 九月日祭于澄源夫人之神曰惟神有風雨救大旱之功在祀典以食民祭雖年不善未嘗敢薄其具今隰陝以西之地百穀之稔無一不宜蠶耕疎耘收獲收讓凡此之人莫不皆欲操豚肩酒卮走神之宇罔所以報判史以特享道民之意其鑒之 九月日祭于

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

十四

阿父之神惟神廟像之嚴民所依歸農占蠶祀春至交米茲年之善下田其豐人無疾疢牛羊滿野繫神之貺家思其報厥祭不腆神食其意尚饗 惟年月日具官某謹祭于金山之神惟神生而佐理天下去大亂使黃帝得為五帝先死而為明神是亦必欲福四海雍十里也今年夏大收視常歲為倍而秋又已有望非神力而何敢以物報尚饗 同 惟年月日具官某祭于雍侯之神惟神生與豪傑俱起而不得其時雖功名無所見於世死而能福一方又能使其民廟而祭至今沮血不乾可以無憾今雍千里民無灾厲牛羊蕃息稼穡滿野孰為神報新酒大牲尚饗 惟年月日具官某祭于濟眾侯之神國家以神常用風雨救大旱有功於前世故歲時祭于侯之廟未嘗闕如今之民親受神賜今年夏不雨踰三月常禱于神既畢而豐則國之欲報於神之心也當如何意不可見牲酒是具尚饗 惟年月日具官某祭于廣惠王之神凡陝以西之民知神常以風雨塞大旱之望每歲少兀則老幼若婦女奔走於神之宇未嘗不朝禱而夕望雨至一舉一菽莫不德神夏實欲早秋為檢收祭民之食神其降益尚饗 同 惟年月日具官某祭于露臺之神惟神合民之祭得所憑依國有祀典非功不在神備常享豈無物助尊酒豆牲實為秋賽

尚饗清江三孔集祭甘露泉龍神文惟神靈靈德之無方起萬里而一息
 上下天地無有星闕而端於一水之間豈非待其時而後發歟今元陽為
 害自秋至春原野焦涸首種未布此神施澤濟物之時也蓋春之有司奔
 走群望經歲歷時而若應寂茂咸以謂變化出沒疏召風雲者莫如神之
 敏也是月有請焉刺史無狀其誠意不足以感動然齊人之望其亦至矣
 惟神閱之謹告祭端明集祭神文結溪澗德靈享感應王慶曆中某為郡
 守夏旱不雨民憂失業時詣廟下以山川之職致請於神五鼓東行階雲
 四起其拜既興澍雨成潦農訟雷洽人有餘食迺祈王宮以答靈貺今將
 十年復與符印某之事神不敢少怠秋田乾裂百姓聚首有望於神神其
 教職活吾土庶無弃前功以貽神羞某聞國有凶辰則索鬼神而祭之
 泉州所部仍旱三年義民之入十得三四鄉無廩儲仰給海外或食草木
 遇病輒絕今春膏澤及時田野早種來夏之杪猶月不雨日赫而暝苗茂
 而枯其實有土既憂且懼民命迫止非浮即沉神乎有知其亦忌此而不
 惠哉守封有罪因敢違罰勿得斯民罹于大患神其恤之去天為利特顯
 神休 去月二十日詣神之宮以境內久旱有請于神仍與神約曰民命
 近止即七日不雨當踰廟門以符奠獻月終雷聲隱然亭午之際陰雲四

水樂齋卷三九百五十

十五

起攬。魯東旌旗神飛揚。甘澍初作。山川改色。大熱一去。牛馬其風。至于信
 宿。野有美流。已禱之苗。根株茂遂。無理之人。歡謳踊宣。唯神之意。爰勤于
 人。若是之至。惟民奉神。萬有千載。亦罔敢怠。某祇臨郡治。已也旬浹。完
 民疾苦。莫若秋旱不雨之急者。然太守能治民而不能為雨。以兩活人。莫
 如山川之神。考據典禮。諷于有取。惟王其當之。某謹齋戒詣王之宮。為民
 禱。請若一日二日七日。霑足封境。太守率官屬某鄉社。蕭鼓牲酒。顯王之
 休。若言而神不歆。旱甚而雨不作。是太守不能事神而神不能愛民。慚羞
 不職。與神共之。春秋傳曰。乞者重辭也。故君子耻之。某至郡二十日。田
 野乾燥。稼穡失望。百姓憂愁。有可憐之色。詠詣王宮。歷懇載詞。以達神聽。
 唯神昭恤。庶民歎厥厚澤。蒼者榮茂。憂者歡怡。神能愛人。救其飢乏。某事
 神以禮。雖重詞行而不愧也。治牲宰薦酒醴。管籥歌舞。從其風俗。王其歆
 之。唯神於禮法不錄。太守於禮不應。私祀以請。然而民人有言。莫非神之
 靈。請而不雨。猶且甘心况其雨乎。又去年夏旱。某惟民之恤。不敢以吏
 自奉。輒造神所。少還雨作。既而霑足。遂謀新宮。以答神貺。太守不德。天復
 降旱。漸羞強顏。復有所請。若夫雷雨之施。其不救以活。猶太守之知神靈
 而不屈。以請其可謂仁乎。惟神之道。始異而終通。某為天子之守臣。而

神為吾州之守神若天邦教之通塞民政之能否其之職也風雨愆和疾
為弭作神則為之此所以異也若守臣悉心以治而神不災以福民民蒙
其休神享明祀豈不謂通乎蘇東坡某密州祭常山神文五首 洪惟上
帝以斯民屬於山川群望亦如天子以斯民屬於守土之臣惟史與神其
職惟通於民廢職其咎惟均我邦人遭此凶旱浮浮之餘其命如髮而
飛蝗流毒道種布野使其災雖飛騰則桑柘春禾舉罹其災民其罔有孑
遺史將獲罪神且之祀益用悚慄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於閏月
辛丑若時雨洒洽蝗不能生當與史民躬執牲幣以答神休嗚呼我州之
望不在神乎父老謂神求無不獲克有常德以名茲山其可不答以愧此
名若曰歲之豐凶在天非神之所恃專史將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何
加焉則誰任其責矣上帝與吾君愛民之心一也凡吏之可以請于朝者
既不敢不盡則神之可以請于帝者宜無所不為尚饗 比年以來蝗旱
相屬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口缺不待熟秋田未熟引領新穀如行
遠道百里一宿苟無舍館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殺救黃麻黑黍不盈
困歲麥田未收狼顧相目道之云遠飢腸誰續五日不雨民在坑谷倚嗟
我侯靈應響速帝用嘉之惟新命服祈民不獲厥愆在惟洗心祇載敢詞

水樂大典卷三十九百五十

十六

屢漬庶哀斯民朝夕濡足尚饗 天子有命問茲旱暵俾我守臣並走群
望惟神聰明茲惠求無不獲既再禱矣乃嘗一雨不及膚寸史寔不德不
足以蒙神之休導迎其氣以致甘澤洪惟聖天子之意其可不答而飢羸之
民將轉于溝壑其可不一救之濟神之罰吏其敢辭尚享 維熙寧元年
歲次丙辰七月某日詔封常山神為潤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蘇軾謹以清
酌少牢之奠昭告于侯之廟曰嗚呼旱蝗之為虐也三年於茲矣米南至
于江海西北被于河漢飢饉疾疫靡有遺矣我瞻四方大川喬嶽食于斯
民者甚衆而受寵於吾君者可謂巍巍矣許之而必聞求之而必獲惠我
農夫而救其災沴不為倏雲驟雨苟以應祈之虛名而有膏澤積潤可以
及民之實切卓然如侯者幾希矣夫天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則為榮無
功而享之則為辱今侯澤此一郡而施及于四隣其受五等之爵而彼七
命之服也可謂無愧而有光輝矣願侯益修其實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
之意而下以塞吏民之望民其奉事有進而無衰矣尚享 祭常山神文
史實不德無以導迎順氣消復疾沴惟神之求神亦問其才而嘉其勤
凡有告請靡所不答乃者有謁乎神即退之三日時雨周洽去城百里而
近蝗獨不生凡我吏民執不歸德于神然而一雨之後彌月不繼百里之

水珠生如初豈神能愛應於前不能應於後能邨其近不能邨其遠豈更不稱職政刑失中戾于民心以不能終神之賜而我州之民比歲飢殍凋殘之餘不復堪命若又不熟則流離之禍其莫知所止矣神之聰明其思以吏不稱職之所致而不卒救之歟今夏夏垂登而秋稼將穡若時賜霽澤驅禳嘉爰以完我西成之背歲秋九月當與吏民使走廟下尚享末蘇謂濱集南京祭神文年月日某官某謹祭于某神曰今茲木稼將登銍艾滿野陰雨為洽猶月不止穗者將腐角者將落徐方大水將浸東境溝洫盈滿流潦積至民貧無食恃糶以飽官貧無蓄恃稅以給而兩并害之公私困竭神亦將之享吏既不職無以格神之休敢因民心以乞贖于爾有神神能掃除陰雲顯見白日使秋稼畢登宿麥成熟民免於饑吏免於罪刑神之賜多矣其何以報謹告 祭于某神曰民能盡力於耕而水旱之災不能知也吏能盡力於治而饑饉之憂不能為也餘旋陰陽門閭天地其職在神此吏民之所恃而依也雖然叩之而必聞號之而必應人有不能而况於神之遠而微也今者以雨告病不旋日而雨止種麥獲豆不夫其時也太守不德而蒙斯貶自視缺然知無以堪之也酒醴絮芳若菽備具匪以為報惟致其意也尚享 月日某官某謹以酒肴之奠告于某神

水樂齋卷三頁百五十一

宋維大都兵食夥紫一歲之奉仰于諸藩自河為災千里汗漫隣邑苦病我邦獨完賦稅百須所恃惟田終歲不雪春將大乾患始于民卒迫于官神仁愛人忍坐以觀卷舒陰陽職工通天勞不崇朝雨雪紛然民食宿麥瘡痍莫干久而不施莫知誰愆吏則不德而民當哀憐歸誠于神其終捨旃尚繁 月日某官某謹以青酒之奠祭于某神某太守是邦自秋徂春政事不脩而暘夫候始以水告繼以旱請玩神瀆祀至于再三中心報馬懼後遂咎然今宿麥將穡時雨不降流亡布路含原莫繼與其病民寧我復度是用恭卜良日申禱有神其高哀矜農夫賜以膏澤尚饗 月日某官某謹以青酒之奠祭于某神梁宋之郊頻年旱饉盜賊頻興困周填充粵自茲夏農獲六七流亡既去得敢隨息庶幾秋成民以阜安而淫雨不節水潦橫潰在菽禾黍鞠為汗澤秋氣方始田可更種神誠愛民錫之開晴積水時去晚稼復獲則民報神之心不在阻且將世以奉承女有厥歆尚享 月日某官某謹以青酒之奠祭于某神乃者若雨存至滿滄益滿淤田棄水相繼為雷秋稼滿野淪胥以散民號無告吏莫之救酌酒告神庶幾表情曾未旋踵秋暘炳耀匪神之仁化為凶年雖使民竭其所有無以報稱奉賜再拜惟誠而已其尚驅除陰沍以終大賜尚饗是無咎濟

永樂大典

卷二九五〇

集道祭呂村山川神文維年月日孤子是補之謹以刑幣清酌之奠敢
昭告于任城縣之呂村山川百靈丘墓阡陌道路之神曰滿之不存復罪
于天項自丹陽遭罹母喪護柩北歸踰二十里日月既迫不能按禮法之
舊舉不腆幣牲宰特物謝咎微福于諸明神惟是春紳寔空之事大懼瀆
犯以重罪悔于茲不孝躬今克喪矣尚以誠心為茲薄奠惟仰其感之
卜居金鉅祭神文維元符二年歲次己卯正月丙辰孤子是補之謹以羊
頭一猪頭一青帶酒米之奠祭告于金鉅縣東郭山川土地之靈曰某家
世僑居此州六十餘年矣蒙先之澤不絕如絢而某不肖不知修身履先
業為齊民乃以其空言曲學欺取國家之明第以出入闕省游行四方就
食取容無愧愆于心志不足於君孝不足於親天用丕降禍罰於其不肖
躬大出而歸休惕隨心垂死未絕念不可以不畏天重怒而訛厥衷故卜
涿之米尚以休老而託其孳雖曰五鄙廣而盜天地之利已多惟神其假
之若厥心神所臨不敢微福於神剋厥躬尤大惟寢斯安無惘寐於其家
暨厥後以原則神力能鑒助茲尚饗厥行之者番集始問祭主兵之神文
維年月日其官謹奉酒牲昭告于已陵縣尉司主兵之神尉典縣兵討治
而蒐練之職也習安寔久因恬弗省天教民即戎先聖格言而安不忘戰

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

十八

亦有獻訓。儒者宜不鄙也。是月卜孟秋初吉。躬涿金鉅旗物戈天之事。精
其已能而督其未勦。以無負分職之意。不敢不勉。惟爾有神。陰相若之。使
備繕威儀。凜然如山林之伏猛獸。折衝制勝。成於整暇。里閭安靖。姦究消
弭。神之功也。於事之始。不敢不告。秦觀淮海集祭洞庭神文。紹聖三年十
月己亥朔十一日丁卯。前宣義郎秦觀。敬以錢馬香酒茶果之奠。望洞庭
青草湖境上。敬祭于岳州境內洞庭昭靈王。青草安流王。謝德侯順濟侯
忠潔侯。孝烈靈妃。孝感侯之神。觀罪戾不肖。頃緣幸會。霄廁朝列。備負儒
館。承乏史臣。福過災生。數遭重劫。蒙恩寬貸。投竄湖南。老母戚氏。年踰七
十。久抱未疾。直室切茶。幾二十口。不獲俱行。既寓浙西。方今男湛謀侍南
來。敬惟諸神。皆以感烈忠孝。若在方冊。廟食此方。分風擘流。有禱如響。觀
之待罪。本末諸神。具知。願如表憐。老母異時。經彼重湖。賜以便風。安然獲
濟。仍願神既早。被天恩。主還鄉邑。觀以疾走。便道不遠。躬詣祠下。盡此血
誠。故修薄奠。以神悃悃。心切詞迫。清澆至靈。俯企惶懼。唯諸神明。鑒之。是
景。迂集祭趙神文。維崇寧四年乙酉六月。上寅。謹用茶果。祭于五方土公
趙王趙合司。主人性不飲酒。無寸長於身。使舉世中。皆如主人。周雖多憂。
浩不必陳。驚憂惶惶。所因。葛云。今茲敬式。古法不違。吉辰匪他。之求。疾病

是軫五金八石明朱空青雖立起死如主人可門冬昌木尚感不仍一有
 疾病四聲入隣多空手歸妻侮女噴欲自致力惟我魁王魁人五爻爻露
 蟻蟻苦辛前期白魁亦曰未能二物既備屏祀道巡婦女不見鴉犬不聞
 蟻凡之升其品月動念爾有神吉祥其跡軌後自憐一廢三牛每飢不飽
 此又胡然為迹之中無片瓦椽我輩我墨質屋于山神聽匪石腸胃亦填
 一盃之飯沙石相纏離婁如替易牙不貲益亦有道干龍而問于其久因
 朕墜足願歎孽變益澣亦澣消苟弗消除我危持報然足不海何足多理
 念爾有神救其大厲剛腸斯柔尚可富貴無信古人大言遠視此譽而譽
 彼致而致笑語嬉好誰復我部沈絕舊學不到香品志人書以冀則謹字
 近人請謁百門千紙炎光先附寂寂早逃周問于祖厚我百倍得罪于賢
 功亦不贊一朝鴻禧復使職位東海搜珠西海築壘南海到龍北海縛鬼
 入拜宗工先媚洋泗載言成德有前莫比古稱卓夔今百執事亦宜司命
 未必我死是稍管尤四十七祀悔過自懲從今日始急急如律令年嶽陵陽
 集祭三大神文某聞神之在天下如水之行地中無往不在不以方所論
 也神廟祀在蜀惠此郡渠靈符米下乃惟西顧未始忘蜀也某蜀人也
 因不敢私事神神尚有以私之俾母為神益職事之始敢恭以告 祭射

水樂齋卷三九百五十

洪神文時曰遺直倚曰遺愛誰其嗣之遜矣千載惟神英烈生為諫臣直
 道去國以遂其仁惠利所施沒而彌著定直兩全何愧于古玉屏之下玉
 臺之東神之精神萬里而通壽宮孔寧莫此椒酒英風夏寒如在左右
 維神孔教且仁威風惠氣劇制全蜀地夏五神寶降大傘中天白崖峙雪
 其晴敢不皮某黏黏未去此猶得奉椒酌萬壽宮所徵福于神者物無疵
 癘年穀以熟則千里蒙神休而某雖去亦與有幸焉尚享王之道相山集
 祭白虹山神文惟神以典雲出來之功嘉惠此方民物受賜舊矣而歲歲
 大旱雲雖時興而不能作霖雨春雖日出而不能溉稼穡則神之功或載
 乎虧今度兩山之間截然為垓以澗蓄積潑待其歲旱泄而放之用沃山
 下之田使焦槁者蘇榮茂者實水水為萬世利是功也豈易量哉興役之
 始敢不以吉馮縉雲先生某山神祭文某冀以正直為時所棄歸伏田
 接道此山謀花風雨神祈治卜築之始先月古度丁力所攻成其毀陸
 虜神營健神或不然今具牲醴齋誠致禱以謝不謹惟神果命自天可祐
 下民福善禍淫繁神之職仰惟乎鑒賜以祥應相我誅茅營度罔愆時其
 兩雷以豐穡事屏逐豺虎寧厥攸居是惟神之靈是惟某恭飲水永不忘
 尚享享忠定公渠溪集北野祭神文平日日具位享某謹以杜酒膏幣之

奠致享于威武行宮。恭承大恩。許還中土。再涉鯨海。曾不踰旬。祥飈送帆。頃刻千里。克濟重險。非神時依。敢以往宇。躬禱祠下。冀得吉卜。以終神休。尚享。張橫浦先生集祭墳園神文。某年月日。以酒脯之奠。昭告于家園土地。林木等神。某讀表親屬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嗚呼言之至此。五內靡裂。尚忍言之耶。其卜葬先人於此。今將闢墳。謹用吉庚。某身為儒者。當服先王之言。不當信淫巫管史之說。嘗讀周官墓人之職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先。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職。此先王陪葬之法也。驗吾先王左右前後之說。則夫陰陽家流青龍白虎獨火太歲之說。敗矣。又讀記禮之說曰。夏后氏尚黑。大事敘用昏。商人尚白。大事敘用日中。驗吾先王月昏之說。則夫陰陽家流乾艮二時之說。敗矣。又讀富辰之言曰。管蔡郟霍魯衛毛。皆邾曹滕畢原。豐郟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要將邢茅胙祭。周公之嗣也。驗吾先王宗數姓之說。則夫陰陽家流五姓官商角徵羽之說。敗矣。又讀春秋書曰。宣公八年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恭嬴。兩不克葬。庚寅日甲而克葬。驗吾先王己丑庚寅以兩時為候之說。則夫陰陽家流擇日定時之說。敗矣。以至致五月三月之說。則年辰畏忌之說。敗矣。攷從柩臨穴之說。則黑黃衝射之說。敗矣。是陰陽家說。違

恃義理舉不足信。又嘗攷先王之說曰。執左道以亂政。殺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又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今陰陽家譎恠之說。是左道亂政也。是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也。是無親也。是非聖人也。公犯先王明禁。罪在不赦。動以吉凶禍福為言。以惑動天下。以起不孝之心。嗚呼。葬親而欲徵福於無知之神。此何心也哉。此不孝之甚者也。某甚悲之。使世無青龍白虎之神。獨火太歲之神。則已。如其有之。必不垂祐於謀葬。其親避忌畏惡。遂延歲月。以徵福於一身之人。不孝之子矣。何以知之。石胎仲卒。無嫡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人皆以鬼為有知也。豈有為青龍白虎獨火太歲之神。反不如一鬼之有知乎。先王之道。本諸身。施諸庶民。天之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某今葬其親。以義合禮。要敢不以先王之道為法耶。又安敢不以先王之道正鬼神耶。某又觀先王蜡祭之法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今以葬先人。斬伐林木。斲拙土膏。雖幽冥中。舍人子之心。不以為忌。而某所以事鬼神者。亦安敢不以禮義而再拜告也。嗚呼。先王之道。神明知之久矣。區區之言。非特正淫巫管史之說。將

以開先王之道使為人子者以奉其親以事鬼神以窮後世紛紛之論不敢以吉凶禍福動其意而一以純孝為心神如有靈庶或相之彭止堂集安福縣祭疫癘神文 某惟此邑春夏之交疫疾大作間有家死數人疾猶未艾嘗考其俗皆因不服藥所致徐詰其所以則云神實禁之夫天地鍾至和而為人其飢而食寒而衣疾病而藥無一不取足於天地天地予人之藥以術其生而謂神禁人之服而致之死有是理乎此皆由巫覡之徒欲假是以神其利己之術而俗賢用藥多不得其當往往不能起疾則舉而歸之於神以逃其故人之名而謂神實然非某所敢知也俗感既深單詞難釋今命醫者行視諸坊之病而官給藥以治率舉神辭焉用是不敢不告唯神血食此地亦猶某等祿食此邑其念斯人之心必無幽明之間也唯神相之陳默堂某郊後祭神文 上即位二十有六年海內又安民物康阜乃於冬至之日祀天圓丘肆赦天下感禮告成幽明莫不受賜瞻神之休不忘秩祀具有彝憲敢息奉承惟至治馨香蘋藻可薦酒醴菲薄庶登其誠 皇帝登寶位後祭神文 比奉教書以今皇帝踐祚得郡縣之吏各祭其地之神某實備茲邑職在欽承恭惟二聖相授曠古絕今無與倫擬固將同享無疆之壽某此太平與天無極歡呼抃蹈海內所同

永樂無卷三十九百五

壬

神司其幽宜介以福古人有言無德不報上之所命禮意甚渥神其歆之林亦之綱山集祭神祠文 年月日綱山林某謹以果酌告于祠下昨者湘鄉嘗一至于此而此里衣冠輝燁可數今茲某未又何敢望先達亦以做館信宿必謁于神祠此為古道也陸游謂南集祭富池神文 某去國八年浮家萬里徒慕古人之大節每遺天下之至窮登攬江山表回祠宇九原孰起孤涕無從雖薄奠之不豐冀英魂之未舉王漢濱先生集軍城修遠祭花溪山神文 茲以官寺不葺一切興修用等斧斤廣行剪伐惟神典司林麓勿震勿驚陰相役人毋生火厲毒蛇猛虎悉命蟠伏當俟落成修嚴齋醮以報神之休張南軒集祭烏龍山神文 維乾道六年歲次庚寅五月辛亥朔十四日甲子具位謹以牲幣清酌致祭于山之神某竊惟古者諸侯各祭境內之山川嚴其壇壝潔其幣牲以致吾誠焉耳後世立之棟宇設為像貌其失甚矣仁安之山實鎮茲土風雲變化雨我百穀是惟神靈民所依賴而蔽祀之所曠然未講其何以收聚誠意克有感通肇始茲壇亦既訖事謹率僚屬再拜以祀惟神昭相俾雨暘以時嘉生無為吏雖不敏敢不率民敬事永以無替亦惟神之休陸象山集代教授祭神文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禮曰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惟爾

永樂大典

卷二九五

神稽諸禮典非土庶所當祭於家者鄉者因循舊俗未適厥正夫聰明正
直之謂神非所當祭而祭之固非所以祀神非所當祭而欲人之祭之亦
非所以為神今將革舊俗之失以爾神之祀而歸諸正惟爾有神鑒之史
浩鄭革其禮後錄重陽祭宅神祝文 惟神正直聰明世享時祀今茲秋
報上已云春所式為晴敢不虔庶敬之恪勤厥職伴我閭閻永底安榮
攬鶴山大食其祭靈應神文 惟王生為正人沒為明神生則今德純孝
垂世範俗沒而備物之享貽于其親二月申吉維聖考後度
之辰郡有彝典酌醴為純惟王具歆之范我有士福我有民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

五